



夏日荷塘  
◎孙镜福



## 玲珑映白墙

◎孙剑



入夏,花开的芳菲逐渐被枝繁叶茂的绿色替代,滴翠流金似的,焦、重、浓、淡、清,层层叠叠,无边无涯。

晨间跑步,在小区跑道转角处,见一树榴红,一簇簇、一朵朵,挂在深绿中。周围槐、栎、山茶、紫荆,高大、稠密,她却在照人如濯的绿里探出火焰来,一点点、一串串、一嘟嘟,含着露水,晨光熹微里,闪烁着眼睫毛似的,有着空濛韵味。真想和她说:你来得好晚啊!遥看,皱褶卷曲的红色花瓣,疑是哪个顽皮孩子将星星点点的鞭炮随意撒在了树上。也像过年时,小区物业人员为了增加新年气氛,在槐树上挂着小喇叭一样的灯饰。

说起榴花,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明代吴派画家陆治的《榴花小景》。他将榴花、菖蒲、百合三种植物并立,朱砂点石榴,花青染菖蒲,水墨写百合,偃仰有致。相同的竖构图,清代意大利籍宫廷画家郎世宁的《午瑞图》里,青瓷瓶内插蒲草叶、石榴花和蜀葵花,托盘里盛李子和樱桃,几个粽子散落一旁。陆治的色泽墨韵顾及了阴阳相悖的自然形态和变化,郎世宁注重明暗及透视的特点,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,只是前者用笔简练达到了自然天成之趣,后者却是重彩写实,有一种欧洲静物的味道。

一枝一石榴,一语一意境。

晋《博物志》载:“汉张骞出使西域,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,故名安石榴。”石榴在中国人眼里有多子多福、丰收繁荣、和睦吉庆之意。

可开在这样季节的石榴花,迎面就是梅雨天气,忽而丝雨绵绵,忽而大雨滂沱,接着后面七八月说不定还会有台风。从萌芽开始,到新梢生长与显蕾,再到开花、果实发育,她既要抓住丰沛的雨水滋润,又要接受急风骤雨的捶打,需要经历多少风吹雨打,才能硕果累累、傲然屹立?

这一树榴红又多像是时间的分界线。

记得过年时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大红对联洋溢着的红就在眼前,一晃时间已过半。在时间的河流里,和风物凝视,内心怎么会无动于衷。

经过另一个城市的大学校园,那些穿戴学士服的孩子正逢毕业,据说穿红袍的是博士毕业生,他们正穿过绿色笼罩的林荫道去拍照。

记得一个妈妈的朋友圈文案:“只有父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,熬了多少夜,掉了多少白发,才换来这身红袍。”

孩子们在白墙边拍照,笑语盈盈,如山涧清泉,此时想想南宋词人吴文英《隔浦莲近·泊长桥过重午》“榴花依旧照眼”句,觉得“照眼”两字甚合。

## 七月,我们出征(组诗)

——献给云南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四十周年

◎方述怀

### 出征

四十年前的七月,我们剃发出征  
有人将遗书放在包裹里  
有人沉默不语  
“上了战场就要准备牺牲”  
我没有写,家里兄弟姐妹多  
父母有家人照顾

走向砚山的路上尘土飞扬  
但蔚蓝的天空,一直在头顶上  
相向而行,五公里急行军  
野外生存,高强度的临战训练

骨骼中有了铁和其他金属  
而眼睛多了点厚重

向老山进发,穿过丛林  
越过雷区,找到了接替的高地  
我们加固掩体、深挖猫耳洞  
撒下心思和所有的往事  
在炮声中走进黄昏  
直到,有鸟儿携来又一个清晨

### 内衣上口有自己的血型

急救包、止血带,捆绑在身上  
即使用不上

也可以交给下一位  
头一回上阵地,血  
知道了自己的型号

穿行在身体中  
红色不断叠加,千山万壑  
有了粗犷雄浑  
想起家乡的一条大河  
在身体中流淌至今

不论A型B型或是O型  
注定要归拢到那条大河中去  
注定有风,在其中疾驰  
注定有旗帜飒飒作响

## 原点

◎王海波

老宅是我的原点,是我最初出发的地方。老宅在西街,前面两间厨房,后面三间正屋,有个小天井。砌老宅的时候,我还小,这话一说也有四十多年了。原来的宅基地有双倍大,屋后有一片树林、草垛,如果还是那样该有多好。

父亲把树林让出去了,给了屋后锦林家,理由是我家盖瓦房,锦林家是草房,遮阳。锦林家的天井大得出奇。不久,他家也盖了瓦房,朝南五间,东西还有两排,东边一排就挨着我后墙。这次老宅屋漏,我回去看了,屋上的小瓦被猫爪扒了一处一处的。叔叔说,找匠人来捉瓦,马上就到夏天了,雨水多,不捉漏下来屋里就糟了。房前的瓦可从自家天井运,后半面得从锦林家天井运。我跟叔叔说:“你帮我到屋后去打个招呼吧。”叔叔答应说好的,他说。

匠人来的当天早上,我带了烟到锦林家,他手里拿着一根白色软塑料管,管子里水朝外溢,他在给花草浇水。我喊了一声锦林叔早啊。他抬头望了望我说,你回来了。他神情冷漠地说:“你叔叔跟我说了,你这瓦后面没法运。”锦林关掉水,把管子扔到一边,指着我家的后墙说:“你看看,我砌的这花架,不是才砌的,你家三十年前换椽子的时候就砌了,脚楞不好搭。”锦林的语气很硬,不好商量。他还说:“后面的瓦可以从前面运,叫匠人小心点,不要把瓦掉到我的雀舌上,我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货,断了枝又不好叫你赔。”

跟锦林家,两家有人情往来的,

父亲过世,他来磕头,明芳姨死,母亲也上人情。锦林不同意从后面运瓦,这种事也不好翻脸。在巷子口碰到汉民,发了支烟给他,我说,换下来的小瓦临时放你西墙边。汉民说,好的,过去买小瓦还要找关系,现在送人都不要。汉民是东隔壁的,盖的二楼楼房。汉民比我大几岁,知根知底,从小一起长大,当年他用铜钞问我换馒头干吃,我换给他,过几天,他又把铜钞要回去了。和汉民拉了会家常,觉得汉民说话不像锦林叔,我便进一步对汉民说:“这次我想趁匠人在这里,把围墙拆了调调直。”话音刚落,汉民突然拉下脸来说:“你这个梦不要做,要调直在你老子手上就调了,调直巷子就没有了,不好通行,居民还要上政府告你,这个梦不要做。”汉民说得我无话可说。我心里想,要是父亲换作我,我家围墙不调直,你汉民家砌楼房也没那么爽快,不信试试!

父亲是个好说话的人,没有说不通的事。房顶上的四根电线也是父亲同意架到后面去的,换瓦都碰,我不好怨父亲。老宅对于我只是个念想,逢年过节回老家祭祖,有个去处。老镇上的房子空关的太多,年轻人都出去了,有钱人又不愿投资,若干年后,老镇有可能就被并掉。不并掉,存在也无多大意义;并掉了,原住民心里不能承受。

去年清明回老家上坟,母亲建议把老宅处理掉,我说这房子也卖不出钱,先放着,以后再说。母亲是怪门前的路铺得坑坑洼洼的,脚都崴两回

了。说实话,我对西街铺的这条路也颇有微词,也许镇上没少花钱,做的一件好事,但居民不满意,行走不便,好事反而成了坏事。居民们说,镇上书记、镇长不是本镇人,要是哪个住西街,路早已铺平了。这不能怪镇上,是选料人出了问题,铺路的条石应该是平的,为什么要选高低不平的条石?经办人拿了回扣,还是以次充好?不得而知,情况不清楚,不能瞎说。铺已铺了,会不会有人发发善心,扒了重铺,不让子子孙孙也走这条不平之路?

但我还是决定回老宅住些时日,我要去采访几位近百岁的老人,他们对老镇的历史熟悉,能说得清,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。老镇那么多的故事,老人愿意讲给我听,我怎么可能不去写呢?有些人 and 事,在岁月的长河里渐渐消隐,即便从记忆深处打捞上来,也成了片片残骸。我应竭尽所能地把丢失于风中曾经饱满的穗粒串联起来,还原其本来面目。我始终认为,老宅是我心灵的归宿,是我梦寐以求的港湾,尽管世道发生了那么多事,可我唯有站在老宅这块土地上,才有回家的感觉,才能感受到那份亲切与温馨。我知道,无论我走多远,老宅永远是我灵魂的驿站与栖息地。

匠人打着号子,他们站成一排长队,从后面把瓦传到前面。当手的匠人说,没什么,就是费点时间。等匠人换好瓦,我把老宅再收拾一下,西房间腾空做书房,我最早就是在这里开始写作,几十年兜兜转转,绕了一大圈,又回到原点。



紫琅诗会



心窗片羽